

T8917 /7225

二
3

諸史將畧卷之十二

唐後

玄宗義兵討賊

唐中宗景龍二年韋后遣毒弒中宗秘不發喪日經
庶政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屯在城又與其
黨崇楚客等謀革唐命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
氏子弟領之相王子臨者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
京師陰聚材勇之士謀匡復社稷時先事誅之乃厚
結萬騎身編願陳玄禮等告以誅諸韋皆同謀聽命

諸史將畧卷之十二

唐後

玄宗義兵討賊

唐中宗景龍二年韋后進毒弒中宗秘不發喪自總
庶政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屯京城又與其
黨宗楚客等謀革唐命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
氏子弟領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
京師陰聚材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將先事誅之乃厚
結萬騎葛福順陳玄禮等告以誅諸韋皆踴躍聽命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四月庚子晡時隆基之衆入羽林營斬諸韋將兵者
出苑南門攻玄德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即大譟
諸人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
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前殿者聞譟聲皆被
甲應之帝后及安樂公主與諸黨與皆伏誅比曉內
外皆定

王峻鼓角疑虜

唐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入寇薛訥爲隴右防禦使太
僕少卿隴右群牧使王峻亦率所部二千人與訥會

以擊之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屯大來谷峻選
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
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
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
虜軍塞其中峻復夜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兵會軍
合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

杲卿出奇抗賊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顏杲卿將起兵參軍
馮虔前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

丘永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
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
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
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
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
使袁履謙馮虔等携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
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
井陘之衆有賊將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
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

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至於郡下
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
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
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今
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
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
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
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
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諍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
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常清用法不撓

唐玄宗天寶六年高仙芝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
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
德詮以為郎將威皇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
德詮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
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
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常清知留後事

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凶叱之曰郎將須誓死以
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
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
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是軍
中股慄

光弼問計思義

唐肅宗至德元年史思明等圍饒陽凡二十九日不
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
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殺胡兵執安思義出

降先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敝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先弼悅釋其縛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先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先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

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歛軍道北先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陣賊數以騎兵搏戰先弼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慙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慙息先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先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張巡以寡敵衆

唐肅宗至德元年載安祿山兵陷潼關譙郡太守楊萬石以城降使真源令張巡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兵以守賊將李懷仙等帥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分數隊乘城自帥千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

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呼登巡束蒿灌油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卒斫營積六十餘日帶甲而食裹瘡而戰賊遂敗走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李郭屢敗思明

唐肅宗至德元年載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來合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收

餘衆奔趙子儀光弼還常山志明收散卒數萬踵其
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
敗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
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
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
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
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
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
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真卿信納李萼

唐肅宗至德元載顏真卿加河北採訪使守平原清
河少年李萼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
北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
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錢帛
資糧甲兵戶口各數十萬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
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
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
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隣雖然借若諾

子之請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其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其徒分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係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詰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

平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雷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旬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平原令范冬馥將其

兵會清河博平兵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將白嗣
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
敗斬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
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張巡忠義制敵

唐肅宗至德元載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
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因說巡曰天下大事去
矣足下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
許今日之舉忠義安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

廷聲聞不通時上皇已幸蜀潮復以書招巡巡大呼
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
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千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
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
絕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

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入陳留不敢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巡襲擊又大破之又擒其救兵四百餘人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光弼太原破賊

唐肅宗至德元載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崑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

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虜潛趣其南攻

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
至警邏未常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
取之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王善穿地道於城下賊
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
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上山以攻城光弼爲
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
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
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
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

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
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
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
陽留蔡希德圍太原光弼復遣敢死士出擊之斬首
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張巡移守寧陵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巡守雍丘令狐潮攻之數月不
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巡衆
纔千餘人每戰輒克時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

朝宗帥步馬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圻雍丘東
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
亦至巡與賊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
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

張巡守死破賊

唐肅宗至德二載尹子奇以歸擅及同羅突兵十三
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
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合兵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
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

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
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備公爲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
戰鬪壽晝一出於巡賊遂夜遁三月尹子奇復引兵
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
諸軍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
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出少笑
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明日賊又合軍
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

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
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
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
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
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
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
幾獲之子奇乃走秋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城
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以茶紙樹皮爲食饋
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爲

賊所圍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
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
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
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木
置連鑊大鐮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
金汁灌之賊以土囊積薪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
明乾蒿投而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
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柵以守巡巡亦於

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
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屯兵不
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
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能下咽大夫坐擁強
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
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解
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
城使廡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

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
皆慟哭賊圍益急冬十月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
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乘勝長驅是無
江淮也且我衆饑饉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相
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營糈紙既盡遂
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
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
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

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於是巡并霽雲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害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木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能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往如手

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於戰所立謂將士曰我不離此女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闢急倍道亟進檄諸鎮及譙郡太守閻丘曉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鎬聞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史臣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千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

其咽喉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也巡先死不為遊邀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全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子儀收復兩京

唐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帝幸方輿諸軍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

發鳳翔至長安城西陳杳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杳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杳其陣賊軍齊進官軍退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敵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奮擊當其刃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陣乃稍定杳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番障日難得自拔箭擊去其皮血流被面

前戰不已賊伏精兵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

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去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盡歸回紇至是回紇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如約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虜衆及百姓軍士見俶拜皆感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

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引軍旁南山地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平陣子儀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屍蔽野張通儒嚴莊等棄陝東走俶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入洛陽告安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

死於偃師俶入東京回紇縱火大掠意猶不厭俶患之父老請率出羅錦萬匹以賂之回紇乃止 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光弼河陽大捷

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夾攻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

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崑嶺龍門皆應置兵予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率吏民出城避賊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

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纜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
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拑
其後不敢入宮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
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
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
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問須幾何兵孝德請挺身取之
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
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
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督白克矣光弼曰何

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
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
十騎繼進龍仙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
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循環不休以示
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
思明馬至水際而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見之悉浮
渡河盡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
前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枝以巨木承
其根置累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

須臾自焚盡又於橋上以火拒戰船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溺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而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恠

之問曰司空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曰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王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王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王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王給之曰吾糧

盡明日當降賊喜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八道開柵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欲戰乎光弼曰欲戰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乎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

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賊退走引還良久乘其怠復鼓譟而出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曰賊兵雖多器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直當之請騎兵五百亦與之三百光弼令諸將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麾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麾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

刀置鞞中曰戰危事也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失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王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王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少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俘獲數千人思明及摯皆遁去

子儀德望懾敵

唐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日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

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涼州刺史高輝降之爲之嚮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怒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關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寇項氏衆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兵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習豐王珙等

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一偏遠門子儀叱之獻忠下馬曰今社稷無王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席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瀟然一空子儀引二下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懼喜聽命得囚于人軍聲稍振子儀泣諭將士以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

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曰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來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子儀爲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橫

長安子儀至澁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
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
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鎮西將軍馬璘將精騎
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向外突入城中不解
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于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重
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
散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伐宗以闞尹之言受命如
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去

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
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
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
挈國權兵柄而付之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爲也
可勝嘆哉

子儀單騎退虜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合數十萬
入寇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爭長
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擊吐蕃回

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餌虜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徃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葛藥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葛藥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藥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已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輩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而取富爲汝

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帥亦萬歲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益至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公北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李晟焚聚解圍

唐代宗大曆三年吐蕃入寇靈武九月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日以力則五千不足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無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其堡帥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渾瑊因敗制勝

唐代宗大曆八年吐蕃寇涇邠郭子儀使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戰于宜祿城登黃蒼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拉温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亦敗為虜所隔達暮未能還段秀實以馬璘未還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復收散兵為將戰狀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精兵礪天為虜所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渾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免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

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趨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秀實計定亂兵

唐代宗大曆九年城涇州段秀實當留後馬璘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居僑驟移預為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謀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

怒失節且戒曰每史籌畫必來報每更盡輒延數刻
四更畢而曉既差午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
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
軍中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
日斬之

馬燧備守晉陽

唐德宗建中元年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
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
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

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以固堤太
原承前政鮑防百并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
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爲精
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二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軍用
大備

張仵感激將士

唐德宗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
盡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
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

言史抄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盡死力成敢言賞既而馬燧等進兵至臨洺田悅戰
敗遁去圍亦解

馬燧攻所必救

唐德宗建中三年詔馬燧李抱直等討田悅燧等屯
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先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
不得度遂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
水淺諸軍涉而渡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
而陣李抱直等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
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

彼必救之是腹背受敵也今進而逼之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苟出戰必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
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直趨魏州令之曰
賊至則止爲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
火俟諸軍畢發而止匿鼓角于旁伺悅軍畢渡則焚
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
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陣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
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

三橋橋已焚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斬萬八千人悅收餘衆走魏州會抱真與馬燧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乃嬰城拒守悅入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

李晟協和二將

唐德宗建中三年李抱真與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使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

燧說乃單騎赴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無隸燧以示協和

李晟兩破吐蕃

唐德宗建中三年李晟擊吐蕃於汧城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敗則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

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
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李晟遣蕃落
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遇
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
其將危屈律悉蒙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軍於合
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
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陣於平川潛使人鼓於
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抱真義激武俊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密揣由東
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清賦重
人民益貧困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
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
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
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也於是舉部內
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
乃繕甲兵爲戰且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
諸軍乃遣門客賈林說王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

之時兩軍尙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李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具州此輩嘗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於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廼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爲兄弟而別約明自合戰遂擊破朱滔于涇城

李泌決計入陝

唐德宗貞元元年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貴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

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
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
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
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
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
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虜饑故不授泌節

兩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
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
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
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
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虜觀察使泌出潼關廊坊節
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
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
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泌
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

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
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
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
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
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
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案簿書
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
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
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

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
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
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
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潛等五人送京師懇請
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
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李泌擊平叛兵

唐德宗貞元三年淮西吳少誠拒命以防秋兵五千
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丙午上急

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
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
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
西十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
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
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
而擊之又遣虞侯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
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
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

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
擊之賊衆大潰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
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
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
東賊皆潰入山谷

李晟預料劫盟

唐德宗貞元三年吐蕃尙結贊因唐兵攻之屢遣使
僞求和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上竟許其和使
渾瑊主盟曾于平涼瑊之發長安也晟戒以盟所爲

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千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
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
成上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晟聞之泣曰吾
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
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城
援及盟果爲吐蕃所劫城遁免初吐蕃本謀詐唐執
渾瑊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城而止

李勣雪夜平蔡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李勣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許

以鄜坊步騎二千給之勣遣馬少良巡邏獲元濟捉
生虞侯丁士良釋而用之爲致死力因告以吳秀琳
據文成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其有謀主陳
光洽也請先擒之則秀琳自降光洽勇而輕果爲士
良所擒秀琳以文成柵來降既而又克堰城吳元濟
聞之甚懼勣厚待吳秀琳於是與謀襲蔡秀琳曰非
李祐不可祐有勇畧時守興橋柵素易官軍勣乘其
刈麥而計擒之尋釋縛待以客禮與圖謀畧諸將恐
爲變勣益厚之諸將固疑勣乃械祐歸命京師密表

釋之尋還愬見之喜乃署爲兵馬使與圖密事諸軍
討淮西至是四年不克朝議請罷兵裴度獨無言既
而請親往督之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守城者皆弱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
濟已成擒矣愬然之乃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
常侍良圖也愬乃命李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千爲
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殿其
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
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休息食乾糲整羈

勒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
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
取吳元濟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時大風
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張柴村以東道
路皆官軍所未常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不敢
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
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
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
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

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
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美元濟
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
董重質擁精兵萬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
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
質重質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
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
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

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
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
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雨甚雪而不止
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
問其故愬曰朗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
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存之則分其兵風雪陰晦則
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
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恤小
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

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德裕計平澤潞

唐武宗會昌三年澤潞帥劉從諫薨其子稹謀承襲上以其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直

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瀕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効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三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

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卿同任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

敬得詔悚息聽命

石雄計破回鶻

唐武宗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未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

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
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
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創與數百騎遁去
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王式平定浙寇

唐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帥裘甫攻陷州郡官軍屢
敗懿宗命安南都護王式討之於是式大修軍令先
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往往潛與之通凡城中虛實賊
悉知之式陰察捕索斬之賊始不測式命諸縣開倉

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
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籍得吐蕃回鶻比配江淮
者百餘人補之使騎將石宗本爲之將又奏得龍陂
監馬二百匹以給騎兵或請爲烽燧以訶賊式笑而
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命忠武
將張茵將三百人屯興唐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
羅將三百人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斃將四百人斷
賊入明州之道與賊八十二戰賊連敗遁去復入剡
城式議絕溪水以渴之賊恐始出戰式奮擊擒甫械

送京師餘當悉平諸將問式曰公之始至散軍食以給貧乏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何以燧爲徒驚士民使自擾耳又問使懦卒爲候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則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服曰非所及也

仁厚撫降群盜

唐僖宗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蜀中群盜皆

應之黨與日熾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以楊行遷等又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將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麴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吾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調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非某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活汝一家當爲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曷日良人爲賊

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前洗汝曹尚書來汝曹
各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
所欲誅者旣能羅渾擎勾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
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
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兵發至雙流
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仁厚周視塹柵怒曰旣能
役夫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觀塹柵重
密牢固如此宜可安眠飽食養寇要功也命引斬之
監軍力救乃免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

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旣能聞仁厚將至遣
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伏兵千人於野橋等以邀之
謂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皆棄甲投兵請降
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
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
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
惟留旗幟所降五千于人明日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
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

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
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
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
矣至穿口新津延貢諸寨中皆爭出降執勾胡僧斬
韓求羅夫子脫身奔阡能寨謀與悉衆決戰計未定
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
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
近呼譟崢執能阡能窘急赴井衆擒之羅夫子自_戮
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以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曰

百姓冤負日久無所控訴昨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
刻如期年今見尚書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遣
將悉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月五賊皆平下縣鎮安集
戶口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勾胡僧
於城西七日而凸之釘阡能謀王張榮於馬市餘不
戮一人

仁厚討平峽盜

唐僖宗中和三年陳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西川行軍
司馬使討峽路盜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瑄遣招討

使莊夢蝶與戰皆敗其敗兵俱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備禦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

厚遣兵於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劒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紀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械送行在斬之

仁厚設燭疑賊

唐僖宗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詔高仁厚爲留後時兵討之軍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

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鄭君雄等出
勁兵掩襲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各寨
聞之皆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燭火照之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
不敢入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
壕中斬獲甚衆而還

行襲計斬孫喜

唐僖宗中和四年帝在蜀賊首孫喜聚衆數千人攻
均州欲入武當均州刺史呂燁惶駭不知所爲都將

馬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曰州人今得
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
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
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矣喜然之既渡江伏兵發行
襲執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

楊行密計餌敵

唐僖宗光啓二年淮南都將畢師鐸發兵討呂用之
攻揚州幽州史高駢迎宣州觀察使秦彥爲主帥呂
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爲行軍司馬

追兵入援秦彥引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
度使揚行密帥軍拒之直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
之秦彥閉城自守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出戰稠敗死
士卒死者什七八彥怒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
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
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
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
歸濤頓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
一寨使弱卒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人待其

陣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爭取所積伏
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
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此秦彥不復言
出師矣圍廣陵殆半年秦彥師鐸大小數十戰俱不
利城中食盡開門遁去

德威智擒陳章

唐昭宗光化元年冬有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上門
攻河東拔承天置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
平進軍檢次今堯用這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

有驍將陳季英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揚五言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六言五戰于洞渦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豈異遂之德威奮鐵槌反擊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

李唐燔林火燭天下

唐昭宗光化二年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

群蠻破馬道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嗣源計擊從周

唐昭宗光化二年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梁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步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

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

德威破梁救趙

唐昭宗乾寧元年梁朱全忠攻趙王鎔鎔求救於晉王李克用克用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復自將兵東下至趙州與德威合距栢鄉三十里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營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追之德威自引千餘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

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騎兵利於平原今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從之將戰王復欲驟戰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遠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士卒饑倦必有退志我以精騎乘之破之必矣王聽其計兵交梁兵稍却德威疾呼奮擊引步兵乘之梁帥大潰自野河至栢鄉僵尸蔽地河朔大震

行密大破全忠

唐昭宗乾寧四年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將兵七萬壁清口葛從周將兵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僅將兵三萬拒之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僅壅淮水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瑾與侯瓚將五千騎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趨其中軍張訓踰柵

入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壕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僅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牛存節棄馬步鬪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得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

徐溫諫用小艇

唐昭宗天復元年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蒿堙塞請用小艇庶幾亦通軍至宿州會又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

劉夫人決固守

唐昭宗天復二年朱全忠遣將士叔琰攻李克用圍晉陽城中兵未集叔琰攻城甚急每行圍褰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軍

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鞏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逃居數日

潰兵復集軍府浸安

全忠用謀破敵

唐昭宗天復二年朱全忠攻李茂貞茂貞堅壁不出其將高季昌請以譎計誘至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逆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出忽躍馬西去詐爲

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逼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

神福智破壇建

唐昭宗天復二年吳楊行密遣將李神福擊田頔頔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

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
福佯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
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
之壇建军皆滅火旗幟交集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
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
建大敗身免顏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
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
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葛濠將兵應
之

諸史將畧卷之十一畢



